

五
花
劍
四

第二十九回

酬神願金字絛幡

話說楊一清完姻二月假期已滿只得進京假除授兵部主事。此時係念新婚猶如銀漢初逢略請機石。或唆乍入宣義溪。這生子一念料想不在意中。宣知年少夫人早已如吞無卵的有然履脚迹的邵女。不知不覺便有身孕。開年七月前日生下一個白皙孩兒。那楊張二姓喜的如降真龍一般。一時親友門客前來道喜。紛紛的如流水落花。從來貴賈門中子弟相貌較平。等人家自然不同。當得這起虧誤之人。交口稱贊。有的說他前日預有佳兆。應在此兒。有的說我昨夜才得吉夢。果有此驗。那解子評的說是八字清奇。將來必名登天府。會相法的又說是五官主貴。將來定位列三公。也有那村俗的口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更有那掉文的指定是徐陵轉世。年祜重生。總之少海前星頃太子的話不好。說得其餘也都贊個夠。整整亂了三日。先過朝覲急忙修書進京。那楊夫人又囑筆要他外公尚書起个乳名。討他的福氣。那喜報到了。日楊主事正在張坐。坐中議事。一聞生子之信。尚覺面赤微紅。若有些慚愧。樣子。張公笑道。賢婿呵。這是你我兩家大喜。你趕緊回寓。備辦明日恐有同僚作賀。老夫來替你倍客。擾你一樽喜酒。他方纔笑着上車子去了。到次日那部屬翰林院僉衛署有相好知道的也來了許多。張公退朝後果然也在主事寓所陪了一會客。不一日要發回書主事請張公定個乳名。張公想了一想道。即叫他個阿痴。主事甚覺遲疑。張公因見他女婿不解。遂對他說。大凡人家子弟不可早慧。那有大福命的人。是用不着聰明的。如靠着自己的聰明取功名富貴。便是勉強的了。東坡居士首傳。但願生把痴且蠢無太難。到公卿我只一痴字。有無窮好處。包括在內。便是是災難之符。召公卿之券。主事只得並禱。唯喏。岳人所定乳名。蓋有深意於發書回去了。不題。且說楊夫人滿月之後。日日與母親捧定掌珠歡喜不盡。日月如流。看着人是岸柳垂青。林花放蕊之候。此時楊主事業已由員外郎陞本部郎中。归期聞說在夏末秋初。告假省墓。夫人當此春色明媚。上翠樓扶着婆娘兒。陌上楊柳青青。不免增暎懷夫婿之意。弄子之暇。無以為歡。只得做些針黹消遣。因想起去年母親替我許下張仙願心。始得以復此掌珠。豈能將此事置之度外。該趁此長書。裁些綢錦。做幾幅掛的繡幡。預備酬張仙神願。一日在寢。前迎着日色。行雙排張天君來。一

看說道中間大幡用白綾蟠金字。又費手脚又不起眼。不如用黃綾堆倭綵字。何等起色。又省許多手脚。那旁邊環絡。叫繡娘結些線做做罷。正說着。奶娘抱着孩子來說。阿痴尋找外婆呢。張太君接着來。看那老公公不曉事。天下名字甚多。為何叫甚麼阿痴。我這小寶寶真是病的。讓我替你起個名字。向著楊夫人道。他原是張仙保佑的。就叫個仙祐罷。較阿痴名略高些。楊夫人道。只名字好了些。等他大些。叫做學名罷。太君道。就是他週歲這一天。叫起梵香謝神。即拜給張仙作弟子。說着便抱孩子引進去了。屈指就是七月初旬到那阿痴週歲這日。少不得湯餅筵席。盤召客神前。高掛繡旛。香花果面齊齊整整擺了一堂。太君夫人都是冠帶吉服。正在這裡酬願。寄名鬧囉囉的。戚友爭觀。忽府中一老管家如飛似跑進來喊道。姑老爺回來了。行囊衣箱已到。說隨後就要進城。原來這楊一清歸家急。六月二十外。告假出京。兼程奔赴。恰好今日趕到家。一進門。賓客兩行。一齊迎上。問一清出京不多幾日。何以神速。若是乘船。是乘船。是騎馬。猜疑不定。他只向眾賓客跟蹤一揖。略叙寒溫。便請進後堂見父母。也只匆匆忙忙拜了。對夫人說。今日阿痴週歲之期。神前這簇簇新的繡旛。高掛是何人做的。夫人就將他母親去年代他許愿。細說一番。趕喚奶娘抱阿痴來。我瞧一接到手。歡喜的不知要幾嘴。方笑得口竟啞了一年。未見阿痴如許長得好。頑又哈哈笑了。一會等那喜極的神情少定。然後將丈人傳來言語。向大母說了幾句。又引着孩子戲。多時。出賓堂陪待賓客。敬了一巡酒。猜了一刻。奉興致勃然。那計有董董之意。滿面桃紅。雖勉支持。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得已告辭。暫進直倒卧房去了。階下音樂雜陳。堂上酒筵重疊。主人有稱心滿意之歡。賓客有娛目肥腸之樂。竟鬧得個張尚書堂如鑿山燈。一般方散。正是一路笙歌迎鳳舞。兩階燈火照麟牋。不知下文更有何等快事。看官且掩卷一猜。

第三十回

騙郎君鶯鶯傳燕侶

題錦冊按譜尋芳

話說楊一清回家。省裏舊便。將自己舊宅擴充。巍然成了一所府第。要接家眷過去居住。張太君道。姑老爺你既堂上無人。我家老爺又常在京中。你舅子又在遠省做官。不多時也要進京。家中靠何人照應。我母女住在一處。正好相依宅中。多發兩房管家經理。豈不兩全其美。亦何必要拘拘搬去。楊一清依舊在岳家住下。此次回家。有五個月假期。甚是寬閒。一日飯後。獨自散步東園。一陣香風撲鼻。早又節近中秋。遙見滿庭桂蕊齊開。向前攀折一枝。何等適意。回

想前年入贅光景甚覺迅速又步至曲徑廊房看那株井上絳桃依然葉扶疏却不似那年有花有實正徘徊樹下只見一小童手執蒲扇赶着一黃粉蝶從窗外幕進那奶娘抱着山竹隨後走來望見一清秀緹都站着奶娘說夫人叫哥子來請老爺看畫去呢一清道又看甚麼畫我連華花園就來說着也就隨奶娘進來見桌上放着錦冊一空隨手揭開一看是十二幅美人圖問是那里來的夫人道是前年送來的箱的我偶然尋出引逗孩子預見上面有兩件故事不知是出於何故特請你前來問問一清笑道曉得我不在行又來考試我找到看看上面可有縹緲的挾他兩三個做妻夫人道你既不肯將故事告我訴去替我題他幾句如題得好我照樣買幾個給你作妾一清道此話如果真的我就題去纔許起冊來要走又想一想道我聽人說你會作詩我幾時也要請教只那新婚詩却寫詩頭兩句可是你做的夫人笑道究竟書缺子還說出這書缺氣的話來那都是擯稍側作弄你那有個名門閨女肯令新郎聯句夫人道我在家無事一日登台散悶曾做閒眺七律一首不知錦函中收藏可遺失否旋仔細尋出呈政幸勿見晒上書露台登眺倚晴空盡景清幽遠近同鷓鴣尾竹搖疎影翠蝶發舊枝紅人家半在竹烟外樹色低迷夕照中憑着春風多着牙吹開墮眉見皇宮看此詩句真有瀟洒出塵之致自思我當日接那却肩詩兩句還不丟醜笑微微的辭冊頁進書房去了一邊心裡又想着他如此才華題出來恐怕他班駁不如尋些成語題起來倒也妥當於是看了一回畫又翻了一回書一清字跡本是極好的又印上圖章却也看得過去逐次進房來夫人掀開來逐頁一看說好像是些成語却也都貼切的好一清道畫冊要用成語呢夫人道你既題了其中看那幾個合式一清道題上更欲題詩滿修竹晚來幽獨恐傷神我就愛他這不肯題詩之意又掀至第六幅上面題着諺道自家能走馬御街橫過見人看因說這宛然無趙丰姿神情可愛夫人拍着孩子笑道這騎馬的美人你叫他一聲婢娘那孩子不知筆意都還秀雅入賞鑒的只兩三個於是掀開指着說這第三幅素粧淡抹俊俏入林嬌有儻然遠致故我用這兩句天高地厚口得聽母語果應聲而叫把那些奶奶了頭們笑得不住又掀至第八幅說這彈琴女子隱約簾中正合唐人二句已聞佩響知腰細便辨弦聲覺指繩我素常摹擬此景此筆竟獨傳出夫人道這九幅中你可再有賞心的一清笑道其餘過於妖冶我老成人不愛他只此三人也還容易如願彼此笑了一會就去開了及至重陽佳期張

太君治酒東園。命庖人在碧梧殿下設宴。請女婿常道。這軒湧高臨水。一派秋聲向東斜繞。疎離數十種有名薰蕙。是
樹下小立。見那廊房忽然相暈垂地中。有一女子彈琴急欲撤身回避。夫人隨後迎來說。你摹擬的可是這樣麼。一清
低聲道。這是何人。夫人笑道。是我償題盡了。慮心特叫他裝的這種樣子。清然後笑道。我前是一句頑話。如今變成
真的。這個萬萬使不得了。夫人就叫了鬟婢。捲那彈琴美人到碧梧軒來。他夫婦先進軒內。張太君道。姑爺可如式風
那一清又喜又愧。口內尚欲推辭。面上却帶分悅色。太君道。男子漢要無利些作官的人。討妻原是常事。況是小女兒
的意思。你不容推辭。他然後謝了父母。又向夫人道。此舉煞費苦心。巾幘中所穿有侍坐定良久。方問這女子的來
歷。夫人道。他不是外邊討的就是府中綉娘的女兒。名喚彩蟾。我見他眉目清秀。可以入畫。故收與你也。却不會彈琴。
要想與畫上一般。特作出這撥弦的光景。說罷。張太君也笑起來了。這夫人委實賢而有才。遲不多時。又尋着那燕趙
美姿。配着這曲江風度。只是年少楊郎如何消受得起。正是提一管中常彩筆。畫一道絕世蛾眉。自此伉儷之情愈篤。
見婦之禮愈恭。眼見得三五小星。自不掩端娥光彩。所以楊夫人務要是那按譜尋芳之數。但是急切尋不着的。只一
位林下美人。只得暗暗差人往下路尋覓。不知可有緣法。價此恩心。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破鏡忽逢重合日

靈珠應有報恩時

古人說。慾不可縱。樂不可極。縱慾則患。生極樂則悲。至人見那大福分的人。一生享受以為是縱欲極樂的了。不知他
於分當享受之中。必有一段的福解餘之意。乃得長久。蓋惜福廣有福緣。解餘便留餘地。又偏生是那大福分的人。行
一件陰隲。就有一件報應。較之尋常之人。更靈驗許多。往往因一點仁慈。一時方便。便是消奇災於未至。解大難於無
形。就如那做生意的本大則利。大一般不信。且看我說這楊一清行事。便見當日他夫人又差幹辦往路找尋美女。此
時不惜身價。果然尋了一個來。夫人隨即喚到面前一看。伊之身段不長不短。蕭然布素。淡粧面龐。不瘦不胖。綽若芙蓉。
秋水靜中代娟。知非出自養煙馬的人家。笑裡含嬌。定是從小沒娘娘的兒女。因向二妾道。好個清秀女子。若推淡
舉來。站在竹林下。也不愧那林下美人。纔行盤問他來處。老翁恰好本宅回來。夫人忙叫此女且走過一邊。向大

夫道你行期將近我懇心未完恐你失我金言我那又寄下一個人了。一清道我並不做此想夫人不必戲言夫人道你當我哄你麼就招手叫那竹林美人出來老婆婆那女子從屏風後露出向一清羞羞澀澀磕頭去一清道你且起來我和夫人有話講遂正色道人貴知足我此不真不要了快些送她出府夫人道你業已美納過兩個不必又作身分一清道你莫不知前此那兩個我雖挂念下却是要的既有兩個我意滿心足了若再收此就是無足輕重況且目今外面荒亂人家一戶一戶有流離失所的我們享福也不可太過一清正在這裡講道學不妨那女子撲簌簌掉下淚來夫人道你看他聽見你一聲哭起來了一清道你休要哭你且把事情細細說明我自有安放你處那女子含淚裏直哭妾本是七年前崇明海嘯人財都已漂沒幸女子在港內經人救起被母舅路過贊見帶往蘇州撫養因不知丈夫一死一活那女子痛哭離的話不覺傷心起來說着又放聲大哭一清道夫人的倒是呢險些錯收了向女子道你丈夫既死一派你尋一個一夫一妻嫁了可好那女子哭道蒙老爺的天恩一日不見丈夫的情意怎不嫁一清道可憐這女子身長小家頗有貞烈實在令人可敬我這高陽縣城外多有崇明布客我明日差人替你四處查訪或者得你丈夫消息了也未可知那女子哭聲頓止又連忙深深拜謝真是無巧不成話隔了兩日府中幹辦未來回話說城外崇明布客有一姓張的小的停了一清正與夫人吃着飯就丟下帳子跑出廳前說那是崇明張客那人道小人便是一清看着道我有閒言問你你可有兒子麼張客說小的有個兒子二十三歲了又問可曾定過親事他對說老爺不要提起定是定過一個只是消息如今不通一清聽得從中細細盤詰與那女子所說句句相符因說你媳婦若在你可認得他麼他對說小時都是見熟的就隔了這幾年終身段不是從前矮小那面龐終是認得又說那顆珠子可是什麼對說現在小人兒子身邊他就在府前聽候呢小人喚他進來見老爺隨即領那兒子進來是個強健有力之家連忙向上升禮即使呈上那顆珠子一清接來着手內也不問他別話即進後堂去了張客父子立了一會只聽得後堂一片驚着歎息之聲閨裏轟轟搬出一個女子來一清喚張客父子近前你認一認那個是你媳婦登時三個人六隻眼彼此一望看見果是媳婦都哭得一團連話也說不出來了府中這

此婦女了鬟們如看苦戲的一般也都替他哭個不住一清將那顆珠子還與他父子道這也是天緣湊合你父子今日便領出完贖了罷那兒會說話的爬起來便叩了頭道謝那是天老爺就是天小的若辨銀子來贖反是不知天高地厚之恩了但這一顆珠子先是小人夫婦的媒人如今却是恩主收下罷一清先猶堅辭後見他情詞懇切就收下了然後他父子夫妻一齊羅拜就如拜佛爺的相似起來領着那女子出府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濟窮因厚債三尺

濟陽台使受一時殃

話說楊一清既遣嫁那女子心中甚是暢快偶然將那當中珠子算起一看重有三分却也不白不闊似無甚用處只因完成一段好事故常時留在身邊此事按下不題且表楊一清打點進京假收拾行李時十月將盡已過小雪節令那輕裘毳幕少不得又添上許多家中治酒飯行定於出月初二日起身臨期拜過丈母誼囑夫人侍好孩子分付二女侍奉夫人又喚齊兩處家人分付小心照應門戶然後將人夫鞍馬擺押齊齊的望着北京路上登程而去了行過幾程一日早起天色作綠行至晌午那西北風漸漸緊了黃沙漠漠捲着玉屑紛紛早吹一場大雪來了那車馬一氣奔馳就如白龍入海的一樣旅店投宿這官府的抬擡親隨都下在湖南的大店其脚下散雜人等都在對過小店分散住下是日天色尚未停晚這些驛夫們竟起把火烘着也有噠煙刀子的也有打骨牌的也有開着懷摸虱子的其中有一李二麻子打骨牌贏了二百個老錢假推撒漏一溜烟跑到他相熟的店裡去歇朝着當槽的道哥咱又來閑你咱今日腰裡砸着呢你叫個俊俏姐兒來咱閑閑味鬆筋筋咱打酒你喝那富朝的道全沒個眼色虧你爺咱的性口離他的轎不遠他要喊這些內司爺打是和他接聲他宣肯難為我你想有此道理沒有又笑着央及他道兄你消消聲叫去誰知道那當槽的去不多時果然單地裡冒着雪領了個村妓來那村妓委實怕羞腮紅的前來但見他面黃如紙額角上古添三層却塗些皮膚的粗粉腳大如船滑揚上烏泥一寸偏穿雙扎棉線花鞋

算那出胎胞的年紀將近曆日重翻數這挑腳漢的元星倒有一算一把此種顏色較其母無鹽醜得更加一倍令人不堪入目誰知那驃夫一見歡喜的了不得說姐你可認得我是李二麻子了那妓女說怎麼不認得却被那當槽的一拉就走着道你們到屋裡去一手提着個破燈籠推開一間矮屋說你兩個在這裡面好好兒的耍咱去了正是陽台既存神仙夢地獄實無惡鬼勝少喚店中版客人正要閑單睡覺忽聽矮屋裡吆喝救人聲如牛吼衆人齊來打開門看時只見那李二麻子掉在坑子裡只露一頭原來這土坑是燒久了的李二正在興高采烈拱筆不停豈知這炕坑是醉了怎禁得如此動搖不提階梯下一落便光滑滑身子落在煤火上旁邊的土如烙鐵一般兩手着不得力掙又掙不起來連尾把骨都燒焦了故喊成一片那妓女却是兩手按着炕沿的見李二往下一落他便一個翻轉滾在了地下扒起來穿上衣服並李二腰間二百個老錢也塞在褲腰裡衆人鬧着扶李二他就一溜烟逃走了這裡正在喧嚷早驚動隔壁一眾失路的英雄過來喝道你們這夥人奸胡說這早晚還不曉得却在這裡嫖賭生事吵得我們不安主人家容他們胡鬧也有不是那李二正是無限懊惱聽了如火上澆油便罵道咱嫖的是自家的錢與你的何干難得被你管住不成便伸手劈面打去那眾將手一格李二就跌了一個倒栽急看官知到這衆是誰即是徐鳴舉等一班俠客只因宿王宮中無法能入遂到京欲求正德皇帝重用故以劍為進身之始並非流落裝扒出失路的情形鬧嚷嚷喊聲滿街聽見營兵打進店門一齊扭票時在初更天氣楊兵部出來問了將驃夫並店官都發落過燈火之下見一衆僕僕幹羨半姿雖衣裳藍縷却儀表不凡因喚起來道我看你們不像同驃夫打架的人那一衆的人便道在下原不曾同驃夫打只因心中有事被他鬧不過不合出來說他幾句不妨他便動起手來望大人詳察怒罪說罷掉頭就走了兵部見他轉身竝出把劍來即叫轉那人道此處地近京師是本部稽察的地方你不道明來應怎樣便去郡眾歎口氣直下來歷是明的只是說來可憐因道出藉貫與祖父的姓名并他自己的小名嘗綽號及客人在趙王庄上與宸濠結怨一一詳細說了一遍又因當國柄的太監劉瑾害我們誣我們謀為不軌所以流落至此楊兵部點點頭道此事我略知一二但你何不回故鄉覓個生計答道前此竭力而來投一年誼望他昭雪前事不料來此不遇如今無力回去了兵部念他祖父都是有名他自己亦是豪傑其年力正在可用如今部內的事也難已

打點。我且贈你百金。你且回鄉去再候機會。那人且不稱謝。迴身解下佩劍。雙手捧上道。此乃一塵子所遺。望大人留。下以誌今日之盛遇。兵部道。我只濟你窮途。豈是買你的佩劍。這個不用。答道。大人如不肯留劍。這銀便是償賜的了。我們斷斷不能要的。在下係舊。且窮途詎可無故受人持贈。說着便要走。兵部只得接那劍過來一看。道。此劍龍光暗。斂知也是久困豐城的了。既各位如此說法。我受了再贈。價與你。於是共贈以二百金。那衆然後道謝。過大人聲。若洪鑑。昂然而去。後投奔福建撫標下為中軍等官。正是烈士不同彈鋏。領他時。報信凌恩。只那些管家們都議論。便宣了這衆賊老爺到底有些書氣道。兜上這種人多着。呢。慣會說鬼話。騙人有的道。你看他一百銀還嫌少呢。要騙得二百兩纔放手。你看他用的江湖訣。好不好。依我說。他來給我拷。他又有的道。那把劍多說些。值一百兩銀子。老爺舒一百兩銀子。帶他的好。留着切豆腐。從來小人眼眶。多半如是。所謂肉眼怎得英豪。故有此一番私議。忽聽得裡面一聲喚呼。方纔散了。明日程途不知雪止了不曾。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驚虎穴暗中得劍俠

拜儒兵不戰靖妖兵

古來為天子的必要棲見群臣。訪問民隱。那勤勞聖主還要近處常省耕。遠處的巡狩。生怕百姓的苦處。不得知道。所以天下太平。只這正德爺。他在深宮靜攝。便靜了個幾十年。本章是留中不發的官員。是去了不問的。又讓那些內官們京城肆厥衛。之奸。四方流礦。稅之毒民窮。無告。將天下漸漸的弄出事來了。那時山東地方。連飢荒。幾載。飢民作祟。使新出什麼閭教來。初猶妖言惑眾。後晉聚黨。稱兵近在德州。臨清地方。推出個頭來。混名叫做老豆腐。此賊本以磨豆腐為業。後遇一妖道。授他的邪術。便做的那豆腐。其硬如鐵。其利如刀。又教些他的手法。使起就如那沒羽飛箭。沒把的流星滿天飛舞。百發百中。傷人害物。因此那夥毛賊。竟將老豆腐就稱起什麼磨天大元帥。未初時。地方官還想隱。怎當得他們掠州劫縣。勢不可支。那督府。則得提奏了。此本是萬萬不能留中的朝廷也。只得發兵部議。勒撫之策。此時兵部郎中楊一清已回京三載。年已二十四歲。現為巡城御史。家眷也都接來。隨任兩年了。只是那同僚輩。多氣忿他。說他倚着丈人的氣。只管上陞。想那一事來。場他將那內官劉瑾賈通居心叵測。一聞山東妖寇的風信。便悄地理一本。荐他知兵。一日聖旨下來。減山東妖寇。一案該督撫請兵。勒撫着巡城御史楊一清。掛兵部左侍

一年拉定王御史登台觀戰。那王御史此刻欽佩全無，嫉妬之心楊公登台一望，只見那夥賊亂嚷嚷的在那裡使手法丟兵器也。果然飛舞起來，有刀有鎗，有方塊，有石子，趁着一陣飛沙，奔向前來，嚇得那三軍面如土色。即王御史亦東走呼苦，楊公正待點頭揮戈，忽然腰間寶劍搜的一聲，掠地一道電光冲天而上，在雲端中打了一個回旋，便向東南上飛作龍形去了。那些妖兵妖器恰似些折翅的蝴蝶，飄飄蕩蕩落了一地。這邊人馬趁勢一湧而前，那邊五百兵又從後合來，可憐這夥土賊都求降不及。張公即傳令封刀却也切了一半，那老豆腐早已了當，其餘投降的都准安插為民，並不進城。隨即奏凱班師，只那王將軍就如雷震知了一般，良久良久才說道：「今日罷了我的張侍郎，張將軍我跟前功讓你，我心裡才快活。」楊公笑道：「都是的朝廷洪福，王將軍的威靈。」下官有何功能？王將軍道：「御史可也沒得請哩！」一路上依依順順的進京去了。不題。只是看官們可記得這把劍就是二百金買那窮途的，欲知楊一清進京覆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百樣錯營心思枉費

一誠主試天榜允符

話說楊一清回京覆命，大悅就實授了兵部左侍郎，每日退朝無事，就叫他長子楊仙佑在跟前摸摸他的頭，對古今忠奸的事與他聽。那孩子年方五歲，性極聰明，筆詩尚書都是他母親教熟的。時常對個對口氣，都是不凡。夫人生道：「明年請個南方先生教他，調協平直，做做詩詞，又別像你膀胱。」張公笑道：「我這小的楊仙佑，明日不給他讀書，叫他放牛。原來二妾都已生子，這仙祐乃采蟾所出，夫人又新添一粉面玉琢千金。你想這張公小小的年紀，入有繞膝之歡，出有鳴駕之貴，教那同朝輩怎麼不氣忿他呢？但別人氣氛籠了只這內監劉瑾陰謀險狠，見他要害他，反倒反把他高高的撮了一把，此恨就如仇差不忘勾踐的一般。忽一日又聞他轉了禮部侍郎，登時面雪白的，既久轉紅，站起來至庭前，步了幾步，只像是有無限的愁腸，不覺的失聲笑了一聲。只此一笑，連他老婆在床上問他，他是死也是活，說是不說的。走到書房，磨起墨來，端端正楷寫上好些字，眼如瑞井，無為深宮穆處等類字，面極好，却是當時正德倫所思，外面怎得知道？那一張張折做手，方兒候那會試舉子齊集京師，他便訪那有名的會做文字教人，暗暗與他說是。

楊儀部抹名之意。你想那些夤緣鑽刺之流，有人送他字眼，又不要銀錢，如何不像念兒一般記着他，到場中做文時想法子將此字樣用上。旋即又無意中向那內侍們說：「不是我引誘他們，士子入此近來這進士官兒最會誹謗朝廷，差他典個試，他出的題目與取的文字，每暗藏譏諷，眼前又是會試，那進呈卷子，公公可啟奏萬歲爺細看看，查出如訛謗字樣就辭說他才好。」此話又冷冷放着，及開年黑會試總裁其一老邁高僧，其二就是禮部左侍郎楊那劉瑾，一聞此信不由的從心裡一笑，幾乎裂了腮肌。眾人都道他反了，常如何今日代他歡喜呢？七言八語莫衷一是。知他一笑一把刀，笑奇刀必利，但恐上天聞此笑，終無濟過。幾日入闈考試那個老邁高僧忽然病起來了，楊侍郎只得專主文衡，各房都來請。叫老大人今科當取何等樣文字。楊公謙遜道：「學生僥倖的早此道閱歷不深，還仗諸公參酌的眾人道：「老大人定個程式，晚生們便好問答。」楊公因說：「學生有一得之見，請教諸公。當今聖明在御，又運日隆，是不消說的。但主事者公重於名，不獨納賄採名，謂之不公。就是這個文字，就是不公。那不會看的同那執偏見的是不必講他。就以會看的言之，這謂之言詫。亦各房意見判士子妍媸，這謂之隨波。所謂纖芥之合，即是纖芥之私了。况如今士子巧於揣摩，你我墨卷，他們都是念過的了。往往的暗擬聲調，揣合神情，使你不知不覺，各人愛起相熟習的來。這不是愛他的文字了？姓名雖不相通，心眼早以相照，非不公而何？總之一榜科名，在天本有定數，只因人有私意，參之每每反錯中了。是欲求公而不得不亦與天意大相違背。今學生這個條例，有一春副以一截，註明號數經書，分房投送，如貴房分卷若干，當考幾卷，將卷合攏來，焚香告天，信手抽取。當荐的名數，抽定了，是天意教荐的了。然後照籤閱卷，儘管用藍筆大大的圈子圈去，倘有萬圈不去的，再將近科的墨卷，比較一番，諒斷無圈不下去的，及荐到學生處，又將某房當中幾卷，抽定籤子，就是天意中定的了。然後合攏來信手抽閱，先得了是元，便辭他。當元卷看，次是二名，又次是三名，如此依次而下，都招名次，圈點起，純是大機無一毫入荐之私。這就是學生的條約，望諸公咸體此意，說罷，便拱手而入。衆房官各各暗笑，只得勉強依約而行，可煞。誰知那抽的卷子，却也圈得過去，並無一卷文不通的，及各房都荐上去。楊公認認真真，如天聽見的一般，擺設查案，禱告了一會，將中的卷子抽定了。然後信手抽着一卷，道：「這是我得的元了。」蘸起濃濃黑墨，一看，竟越圈越得。

高興無一句不是該圈。再寫上那幾句感世元音的批語，果然竟是個名元。既如此，已下可知。那楊公狂喜的搖着頭，調着文章腔子道：「信有天焉不可强也。」所以昔人有詩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那些房官們鬆散得緊聚在一處，把着酒杯議論道：「有的說此舉太兜戲了，如功令何？如士論何？恐榜後有一段佳話。有的說我無事，將那些敗卷點上幾個點子，也就像該不中的。又有的說我看楊公也是有激之談，但不該就有此行。且有的說却也古怪，開天闢地以來從未見過這個法子。我想將那抽定的中卷換他幾卷，却心裡慌慌的跳不住，手雖要圈，竟不從下圈去。」時正二月，一外邊月光未上，只見正東一道文光破雲而出，初由遠遠的忽一撒，就如展開的寶纛旗，光華萬縷，金燦燦的射眼。巧的掛在明達樓上，眾人都立起來看。照得影須眉畢現，如白晝一般。相似竟有兩點餘鐘，方漸漸的散去。紛紛議論都道：「魁星下降，今年魁元必定是小不凡之子。不然何以上天垂降？」明日欽天監奏天授，於某時現原來這一榜進士多是後來爭國本的忠臣、論三案的義士，故有此兆。此是後話，表過不題。只掛榜之日，那劉瑾留心一看，從頭至尾並無一個安字眼的名流在其中。不知是何緣故？既又間進呈卷子，有御製厚文說允符天榜之兆。此一氣便將前日兩番笑都塞在北海眼裡去了。欲知楊一清佳呈卷子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號令行風雷嚴肅

詔書降私議沸

話說人之才氣胆識，趁時運扶着長得出來的，就與稻穀相似。那種在田裡雨水調糞力厚的一樣，穀便出了許多穗子；那乾着的一粒還止一粒，難道他是沒生性的麼？人的才情就如穀的生性，時運就是人的雨水糞力。除是下愚至賤，是稊子一類，其餘同一生性，得生便生。到那發旺的時節，便是止不住，料不定的了。我看楊一清若不發達，也只是個平等秀才，難得他發的早。上去得快，遇的都是大貴，又靠着個得氣的泰山，就如那耕牛，也是出力的。怎怪得他像嘉禾瑞麥，出人意表？起來提着，便得勝，便得名。有此兩番連朝廷也隆重，他說是個棟梁之才，將來可大用的。遲不一年，便挂起刑部尚書銜來。到一十九歲，正德二十九年二月初三日，奉旨差他為江浙兩省巡案。當年巡按威權極大，此旨一下，如三伏天的乍雷，從空而下。誰不吃驚？那京官有家弟在江浙的，誰不凜凜一上朝請訓回來，步至後堂。夫人道：「你為何今日穿着素衣？」答道：「我後日就要出巡，今日回朝偷空，在陳御史處吊了丁。」

他的表來岳老尚在閣裡辦事。我還等着把那裡事交代交代。又笑到這家裡事你到原是正印貴無榮貴不須我細說。且我素知你辦事調停。真是大人女子全不見半點輕狂。夫人笑道：「你此番去不知你這佐官可有甚麼私事？托我呢？」答道：「我沒甚私事。只是楊仙祐我且不叫他坐坐罷小呢。在家裡你問他着。」請着正說着外邊傳報張公公來送行。便忙着換了衣服出去相迎。談笑半晌才分身告辭。到初八日京城外大路上只見兩對代天巡狩察吏安秀官訓飭了一番。一到淮安府先看河工。說河身漸漸東徙。沿河州縣全仗這高家堰為保障。朝廷不惜帑金百萬。在大員委工防汎。自是公勤。但這起屬尉河員。尋好鮮衣美食。不像力辦事的一經本按院察出。即刻參處。嚇得這河員都伏地無了人氣。只淮陽這起鹽商早已探知風信。連門樓奢靡的都折矮了。銷聲斂跡。把這巡按平平安安哄過三躬方畢。那大轎早已過去。直如賽會的那神像一般。片刻間聞城中砲聲隆隆。營兵無數跪接。次日謁過陵廟。過襄裡秀才也傳出去在兩旁迎接。何等尊榮！這秀才們也有隨班行禮的。也有翹翹想說兩句話。廢棄的要麼甚麼策的。貼出了正風俗的告示。又將聖諭宣諭各官。便起身到鎮江閱江防順路。直抵蘇州。却住了三日。清查地畝浮糧。請旨酌減。又伸了兩件冤獄。均是歷官未能訊的明白。歡聲雷動。共頌青天。這蘇州百姓編出德政歌。要趁楊公眼見的蓋起膏雨祠。送長生祿位。第四日巡按便起身到了杭州府城謁過孔廟。循例下學。請書司道都在兩旁坐下。一年老秀才朝上一躬。便講飯疏食飲水一章。按院道：「此章大旨了然。誰不懂得再講精微。虛講講罷。那秀才道：『此章不義二字。人多悞看。假如是逆取橫取。不當得而得的聖人。便應該說如鳩毒如探湯。不應該說如浮雲。』浮雲可聽。其有無那不義可聽？其或有的麼？聖人說這不義二字。是對着良貴說。天所賦的爲義。人力取的便爲不義。猶云非固有也。故雖責極富極貴。只如浮雲之過太虛。不及那隨遇而安之樂。按院道：『這見地頗超本院。會墨正是此意。』那秀才退下。楊公聽正起身到下馬牌前。一飛馳報道：『萬歲爺差五千羽林軍奉着御旨賜巡按爺沿途開讀。今晚要到杭州界上。』楊公聽

見領着兵來心下驚疑不知其故那沿途百姓亂紛紛的謠言說可惜好個巡按皇帝惱了他減了江浙的義糧統着兵來舒他了有的說是冤枉他得了鹽商的銀子還要抄家呢正是天上詔書忙似火民間私議亂如麻這將着五千兵來端的不知為着甚麼欲知御旨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八面威風船艦列

四夷順化海波平

話說那五千羽林軍到了杭城楊公開讀御旨乃知為征倭寇及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等事著他掛大將軍印領五千禁軍並浙閩兵各五萬共十萬五千兵由乍浦入海到福建省城備齊戰船由台灣府鹿耳門出大洋直搗巢穴楊公拜過印使領兵起程到了福建此時福建巡撫正是張閣部的長兄出城來接着先談王事次及親誼又道我這撫標下中軍官徐鳴皋等熟習海務他說數年前曾蒙老妹丈大人的提拔他情願隨軍効力老妹丈可記得此人否楊公想道是那年北京路止遇着那時便覺他是英雄一日備齊一千五百號船每船五十名分標住劄刻日起行那中軍官徐鳴皋等近前告稟道小人向蒙大人天恩乃有今日楊公道你善我的故人撫台又荐你熟習海務你就在我船好問你話自此常在楊公左右問答一切連寶劍化龍的事也告訴過他他就說此劍一塵子所授由此楊公信服愈深直如楊公參官一般不一日要開外洋祭過龍王楊公領着徐鳴皋等登船樓一望這海便與內洋裡不同了但見

洪濤汨汨萬里外只有天垂黑氣漫漫兩耳中但聞風吼排空逐浪那水族怪奇竒詭泣鬼驚神這海面昏昏黯黯果然觀於海者難為水不數黃河天上来

楊公因指着正東一抹黑影子問道這前面是山麼鳴皋回道不是山是鰐窟是鰐魚吐氣結成的數日後必然起颶風船就萬萬不可前去了楊公道這邊怎麼處且回船傳令一千五百號船預備風信四間這風起幾日便息回道這風是不定日期的要靠大人的禡刀可有甚法兒過去回道如非有定風珠才得過去因問道這個定風珠是甚麼樣對說此珠是海灘上蜘蛛孕的其形不白不圓不似蚌珠是他吸取蛟龍精氣結成那織的網便任憑海風都吹他不得動人得此珠渡海任他起着颶風只管行船就像把風降伏定的故名定風珠小將曾在外見過中國却不得有的那

楊公聽他說不覺珠一語因想起身邊帶的一顆珠便尋出來道我這也是海上得來的你看是顆甚麼珠那中軍接過來一看又在舌上一説遂驚喜道此真定風珠也大人從何處得來楊公便把那段因果原委說了一遍徐鳴皋等合掌道大人有如此陰功上天所以賜如此至寶有了此珠便不怕颶碍了且倒要帶等這颶碍風起乃得成功因問這却為何答道倭寇占得風信料海船萬不能渡必不設備那時乘便進兵豈不直搗巢穴張公聽罷又喜的像那年用和尚偈聯新婚詩的光景果然遲了數日那風便排山搗海而來灣住了的船都如拋球一般的楊公慌道此珠竟不靈麼鳴皋道大人少定此珠有個用法於是遂稟楊公道傳令一千五百號船上都用強弓硬弩把那乘着風勢來的水中怪物先射退數里之外然一掌托定此珠立在柁樓上那珠見風漸漸放出來他便托足移在船頭上用一盤盛住安在一天香几上叫兵丁輪番看守那珠乘着風吐的那般如月華一般然後稟楊公發號開船只見那一千五百號船如履平地風越大越去得穩行了數日約將近倭國令各船將官都碇及橫戈而待正是

風波定虜蛟龍避

刁斗鳴時皇嶼驚

且說這倭子國名日本在海島中其人最剽悍正德時屢年出沒江浙地方為害常々得利而專恃鎗砲以為中國無如何他竊料這一千五百號戰船十萬五千雄兵陡從天降把山島圍住四面攻打下令十人一隊用鳥鎗放出一排旋即伏地而卧待倭人鎗砲放過又起而還擊共計五十路進兵把倭人弄得驚惶東路只聞鎗聲响不見人踪旋即西路鎗又响仍不見人踪南北亦然倭人見四面或隱或現無從攻擊遂相率隊亂旗靡而遁那國王竟不知這兵若干奉表稱臣然後准降他見兵勢凶湧只得件件依着了楊公然後下令封刀止殺開了城門這楊大將軍接着十萬五千兵徐徐而入那國王望風而拜楊公先責他犯順之罪又宣朝廷不殺之仁教他誠心悔過感戴天朝又謝過恩方設宴款待使列多少海外珍羞奏一派蠻夷樂舞國王又親自捧一盤極大東珠爵楊公笑而不受要刻日起程回朝覆命那國王不敢久留速備貢獻修了卷文用二百隻倭船載着候天使西歸到起行這日清晨在望海樓

上設宴餞行楊公登樓坐定徐鳴鳳等在傍侍立附耳稟道少頃日出正對樓前甚驚人望大人神色安詳楊公便就會意了果見那海波忽然鼎沸如地裂的一聲有數萬奇珍異怪的海鬼頭頂一架火輪而上那國王與他的兩班文武都偷眼看着楊公見他神氣恬然如見過的一般那國王便道天朝能見日出否答道天朝日麗中天不比海島偏在東隅所以不見又道天使曾聞有此異事否答道此亘古常然何謂異事那頂日的名為日御日行如遲他還以鞭敵日錚錚然作玻璃聲那倭子君臣見天使如此博物愈加畏服候那七百號擺檣下楊公便令撤宴起行及楊公的船已開動那倭王猶拱三海邊遙望着順風揚帆瞬息千里順道法蘭西英吉利俄羅斯等國一戰而服莫不畏之如虎納貢稱臣然後班師回國及船隻進了內洋早有報船飛報捷音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正陽門親王排御宴

皇華亭戚女羨使臣

話說這楊大將軍得勝回朝天顏是何等大悅他們何等寵榮那時各國所獻寶物是何等珍奇珍如枝豆金樣鳥喙金不夜珠照乘珠金珠幾品通天犀金雞犀辟寒玉溫涼玉犀玉幾般又如雞頭裘大浣布吉光羽耀光綵那幣帛之類是幾百抬且如赤鸚鵡白鳳凰掌上猿披中大那鳥獸之奇是幾十幾種正是

由來此貨真難得

多恐君王不忍看

但提起筆來一想如此寫來恐累紙不盡只得將彼時熱鬧場中一段趣事演來請教且說楊大將軍路過浙閩便把那十萬五千人馬交代過單帶回中軍官徐鳴鳳等與五千羽林軍押着倭俘及各國貢獻取道回京及將到近京地界但見那流星馬似穿梭的往來探聽一日清晨到了皇華亭卓有親王內侍六部大臣迎上說道萬歲命曰日臨軒而待已傳旨就是今日御門受賀楊大將軍便把二百隻船的倭俘及各國的貢獻仍着五千羽林軍戎裝管押擺的那大路上躊躇不過的望正陽門而入那親王以下便安排御宴傳旨赴過宴然後着大將軍面聖於是奏起大內的雅樂歌着詩經的樂章于官萬弁簇擁着一白衣書生坐在皇華亭上那一時看的百姓往前一進如潮之湧後一年老的白着鬚扶着杖咳嗽着嫡女孫男年少的碌碌着眉趨着腳扭捏跟着親夫乾弟有的說這將軍退如山之移那老少長矮是形容不盡的單把那些婦女們的情形各舉其概但見

好個人品斯文。有的道：「誰料他這少年威威武武，也有美他面目的覺。自己皮色中光，又有愛他鬚青的恨。」夫的鬚青粗莽，有的並想到他夫人，摟着他的受用，有的更暗說：「他意中有愛我的神情，最可憐那耳聾的聽不真。只望他的嘴動尤可笑，那眼眊的看不見，想摸摸他的面皮，這不比漢時看曹孟德的英雄，却都如晉人看衛叔寶的標致。」

竟幾乎把個楊大將軍看殺了。忽有一女子，凶山的兩隻眼，歎口氣道：「你捫衆人沒志氣，你羨他的威權富貴，我將來也要揀個大大的威權教皇帝，還怕我呢！」衆婦女笑道：「你這位大嫂，想瘋了！你一個女人家，從那裡揀起他回道：『那武則天還作皇帝？』他不是女人麼？說着便擣散了。看官，你道這女人是誰？」

雖非呂武移天子

却是嬌娥亂世魔

原來這女子丈夫姓侯，母家客氏，生性好高，只因丈夫不濟，後便當緩充入掖庭做了正德爺所立皇長孫的乳母。到後來嘉靖年間，稱甚麼奉聖夫人。老祖太太的一位羅刹星君，當時他正擣在人叢中說話，口聽傳令，眾百姓聞知，便躉衆人如潮而退。那楊公使人朝面聖，繳過那大將軍并巡按的兩顆金印，然後退朝回府。夫人接着，喜從天降，養起出京日月，整整兩個年頭，已三十一歲。不日這受了刑部尚書又加了太子少保的銜。此後便稱楊少保了。朝廷倚爲柱石，家庫樂爾，卒以爲富貴的盡頭了。正是：

事權皇蘇秉黃鉞

富貴金貂映玉蟬

誰知竿頭進步更有奇聞。但此刻酒肴蟹熟，特某享用過了，再請教罷，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乾清宮設琉璃殿

保和殿行枚卜禮

自古道帝王有造命之權，那賤的叫作貴，便立刻可貴；貧的叫着富，便立刻可富。便立刻可貴到極品，忽轉念道：「降了他罷，又誰禁他降？或存神說這極品的貴且緩些，與他又誰說能催得？」真是造化隨心轉移，在手了。然我想漢時有個命該死的鄧通，雖皇帝把錢山給他到底，還是餓死。這不是帝王有時也拗不過人的命麼？但是人只知漢時有皇帝拗不過窮命的故事，却不知明朝有皇帝拗不過貴命的新聞。某趁這酙酒在胸，且發此雄談驚

座話說楊少保回朝便保奏徐鳴皋等軍功第一。朝廷着他仍回福建超升福寧鎮總兵。拜辭楊公而去。楊公并把他那一顆珠貢入大內朝廷見他不掩人功。不私至寶愈信他有大臣氣量。便着他兼管吏部尚書事。次年春文淵閣大學士開了缺。此乃首相之位。例該武英殿大學士坐轉其人。過於老邁聖意不屬那劉宇遷是協辦大學士事。這缺尚不該他升。至於張少保聖眷雖隆。年例猶淺。更是輪不着他。聖意躊躇不決。遂命諸王大臣廷推數人。候旨裁奪。萬歲命在乾清宮批閱奏章見那廷推本上列着三個人名字。

一 武英殿大學士吳何有

一 協辦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金有言

一 刑部尚書兼管吏部尚書事張崧

正德爺見有楊一清的名字。便暗說他們想迎合朕意。但他年紀太輕。我朝從無黑頭宰相。况朕的意思正欲老其材。留為子孫柱石。此時且不必列他名字。又轉一念道。他既廷推上來。朕若顯然去掉他。恐他不解朕意。以為不肯大用。他想了一會。遂御筆批了侯枚卜二字。在這本上。明日又宣諭禮部。

此次枚卜做唐朝故事。該部將這三個人名字。各用黃紙寫明。卷做捲子。貯琉璃瓶內。送進乾清宮。候三月朔日。

御保和殿傳齊諸王大臣行枚卜禮。該部欽此。

及禮部送琉璃瓶送乾清宮來。正德爺親手將三個名字。展開看過。仍捲起來。舒着楊一清這一卷。又細看一番道。我要用他。只管重用。不在此首相虛名。徒使天下議朕用人太驟。壞了祖宗陳憲不如的。且放下他。使他外面膺個枚之名。將來再實在與他罷。心裡想着。手內便將此卷放在御案裏。床底下單把那兩個名字。丟在琉璃瓶內。安在御案旁邊。正是天子不將名字列上。蒼難送宰衡不列下。

及到枚卜這一日。在保和殿內。禮部備齊儀注。朝廷鳴鞭御殿。鴻臚寺傳喝班齊向南御案當階。那琉璃瓶安在當中。朝廷焚過香。告過天。親手以玉筋夾起一黃紙卷子。付司禮監對眾展開。高聲唱名。只聽得刑部尚書兼管吏部尚書楊一清。那正德爺便暗自大大的吃了一驚。一時兩班文武皆賀得。便傳旨着楊一清謝恩。這日預卜枚的三

人不得進殿列在朝房候旨那楊少保一聞此信對着楊廷和與他岳丈竭促不安只口口說斷然要辭那些太監們早已推推擣擣領至簾前他再三頓首懇辭朝廷諭他此非朕私意惟卿克高天心先輔朕躬不得違旨他沒奈何只得謝恩而退那正德爺一退朝急傳旨乾清宮太監問道這兩日有誰進宮來一小黃門奏道誰敢進來只昨日萬歲爺在仁壽宮那客氏保領小爺進來見萬歲爺不在宮中小爺便在御案前弄了一會筆墨去正德爺便暗暗的點頭道此天意也原來那客氏自從進宮做了皇長孫的乳母他知這小爺是朝廷鍾愛的龍孫他便借此招些權勢時常領着小爺穿宮入殿在萬歲爺跟前戲耍慣了這日領進乾清宮來恰恰萬歲爺不在這宮內他便同小爺在御榻前看春蘭忽一管宮小黃門走進來客氏便合他皮嘴這小爺便自己跳在御案前弄筆墨拿起那筆床來見底下有一紙捲子不待要打開了看被客氏喊道小爺御案他的東西是弄不得的他慌了便隨手丟在那琉璃瓶內此非天意何那楊公既因此拜了當朝首相少不得沙場望道蓮燭迎歸這一番相國的尊嚴又不比那巡按之威惟行兩省大將之令只及三軍是合天下都官得着的所以那些要頌橋他的到此便無可頌橋想趨承他的到此反不敢趨承正是

宇內若除天子責

人間只有相臣尊

先前說有皇帝拗不過的責命正是為此只是他夫人不惟處之淡然轉覺平日言笑淵減了幾分不知為着甚麼緣故此事惟楊相國可以問他你我怎得知道且聽細細的分解

第三十九回 勸歸田先幾爭一着

辭殿闕退處愛深林

話說那相國夫人金氏賢而有才上數回已見其概那知不但有才而且有識自從他丈夫驟然大拜之後便存个憂深慮遠之心這是不好顯然說得每母在丈夫跟前勸他謙光下士在朝班中更要謾美推賢才服衆望又訓府中家人子侄一味收斂不許放縱將一个空空相府約束得肅肅家嚴那相國却是天生的一位福星自入相兩年以來恰好朝廷無事便坐論從容儼然一太半宰相一日值四月天氣退朝之暇步至夫人房中見他同着小女兒在東上布棋子便說我此刻無事和你下一盤這棋子用不得叫家僮拿了一鷄鵝自然木文的棋盤兩斗溫涼玉的棋子放在軒廊前一張紫檀木文石的桌上兩人對着那小女兒也跟在旁邊者忽湘簾內透進一陣疏風却也涼爽正是

平日是夫人硬得兩子不知怎的今日楊公棋興頗高竟下的飛飛揚揚投着子便得利及下到半盤有餘正在那興頭上夫人忽道這棋你不下罢他便笑道你見我贏了便要不下那到不能依你夫人道不是怎說這棋你就是贏穩了的且好着子也被你都下盡了此後恐更無好着下出來楊公道你說說我哩答道你那頭二十着是有譜的却運用的恰好所以起手便覺得熟這三四十着乘興湊趣倒不過是些閑着全虧那五六十着取舍分明通盤得力故七八十着以及百十着外都得他的照應不然那東南角上怎得便輕輕的為你所有又笑看道至於方才這一大劫是小女兒在旁助了一着你却不知因此遂得全勝此後盤上還有大似此劫的麼何必食着再下那楊公恍然道夫人你分明是以棋諫了我豈食者前進但我的年紀生得不好這告老二字是說不去的怎麼好夫人道我方才却是無心之談但你既有高尚之志却不宜遲相國便推開棋子立起來道我有此心久矣你既同此高志我主意便決了說着便背着手踱了出去一連三日不朝便上了告病的摺子退恩回籍調理朝廷差太醫院來診視楊公向夫人道我本無病這太醫可要囑咐他麼夫人道朝中盼望此席的頗多自有人賄囑他來你自己到不用托他果然那太醫回奏楊相國病重是寃一日司禮太監劉瑾來探視即快在書房榻上卧着一見進來便伏榻稽首道老公公下官有罪負萬歲的天恩了那太監道楊大人你將息些好了還可起來作官朝廷靠着你哩答道下官也自不料如此總望老公公方便那太監便道孩子們在外邊站着遂坐在楊公榻沿上道咱們相處的久你又是要去的人了咱家有句知心話和你講目今朝裡下比先前了萬歲爺的年尊太子爺又是這樣病歪歪的小爺給那姓客的領壞了不知將來弄出什麼乾坤來呢你去的到也災利只有咱們沒處去的苦答道朝廷全仗老公公護持哩那太監道你我不說這外話正叙着夫人裡面捧出七尺珊瑚一挂赤金兩端大滾布來楊公便叫獻到那太監跟前道下官此去未必回朝算一點遺念罢了那太監便道你怎麼說教咱家心裡怪酸酸的遂指那禮物道交給孩子們先送去罢楊公遂道上官自從在朝十餘年無事不仗老公公的船力只今日此去尤望成全他回道自家知道你放心管的明日就有旨下來又一手按着楊公道你騎着莫動咱家去了既去後果然次日便是一道恩旨准文淵閣大

學士楊一清回籍調理病室。一奉此旨，楊大夫始都來話。張公欽道：賢弟到老而無心，還在此作個伴食中書。但早晚也是決計要去了。那張大君與楊夫人酒一會，楊公隨口說了一番，應切切謝恩辭闈表意，便即日登程。那此間安候送的官員早有約語，辭免。遂前情，出東門而去。

年力正宜居鼎鼎。

自此公去後不及數年，朝內便有將那劉瑾捉拿。甚麼憂危竑議的事，那些在位的朝臣也都因事散。若晨星却無一個見機而作似他去的這冠冕堂皇的。可見人若有此卓識的賢妻，便遵夫人的教也不妨。

第四十四回

守除夜三鳳齊鳴

征逐叛九重宣詔

話說楊一清罢相回家，仍住舊宅，並不再加擴充，無絲毫相國氣習。謙恭溫順，凡親戚鄰舍近遠來求者，無不如願以償。即當方府縣官員來問安，稟見一概俱謝絕，外事全不預聞。奴僕中有才幹的，也道主許多，惟守着些本分。因園閣居課子離家三里之外，牛村半郭之間，擣一所別業，名爲息影山房。其地則倚山背郭，綠水繞村，有栗樹，有菜圃，有魚池，有花欄。向南敞敞的茅屋三間，旁有厨灶，別室裝潢極其雅致。圍屏几案，純用紫竹製成，傍花隨柳之下，又點綴幾座小亭。後面循山而上去，地約有五丈餘高，青松翠柏，交柯錯葉，廻環藏著。前面坐北後晴，光可以眺遠，名爲望遠樓。一日殘冬，將盡，楊公從別業回家，圍爐小酌。向夫人道：年事可憐，齊整回。不過往日的舊規，須督同又道仙佑。弟兄故館後，可遠念。畫處夫人道：尚不荒唐？原來長子仙佑，年已十七歲了。拿筆來，成。雖本有恩蔭前程，那發科發甲，又是他指日可必要事。次子仙祐，三子仙才，約畧都有十三四歲。三人同館讀書，尤寬。後來房上，羽冬日易過，彈指間便到了除夕節下。此節即是那小戶人家也要勉強換一新衣裳。何況這名門相府？雖屬楊公不愛繁華，那氣象自是興旺的。但見桃符才換簇新，文淵閣大學士的封條，獸炭高燒，响轟轟，初門縣霸王鞭的炮竹，門生故吏送來年禮，來自遠方。司道州所稟辭歲的，立於門外。晚，將就祖先招出，誥命幾重蒙下辭年。閑壞他夫妻两个，正是天上此時，更一年。人間佳節慶，三星是日掌燈時分，從所堂以至內室，都是那銀燭高燒。他夫婦二人換了一品衣服，拜過天地君神，便是合府上下人等，依次辭歲。那歡笑之聲，掩過炮竹所堂內室之陳設，尤難悉數。辭歲已畢，然後退入後堂，飲分歲。

酒上画桌上是楊公夫婦向南仙佑同妹子打橫下画一桌是二妾帶着二子四方坐下一時辛盤登進椒酒連斟各道些吉利言談楊公又勉勵兒子幾句新年上進的話酒過三次二子便一陣風的跑了出去那閨女也隨着娘娘們往後面擲般紅搶去了單他夫婦在紅燭之下談些官場的往事說些富貴的源頭夫人忽道他三個先一陣風似的往那裡去了那小的慣喜放炮張着人瞧瞧他們去家僮走來回道三位公子在書房中作詩呢楊公笑道又來作怪他哥還能社幾句那兩個小的也跟着他們胡鬧叫他們寫來我瞧那家僮去不多時只見他三個寂寂的走進來了那仙才手裡拿着一箋紙捲子美嘻嘻的躲在後邊大人道你們既是要作詩又怕什麼魄快拿給我這老詩翁看楊下註仙佑做的字樣椒盤競獻詩父能辭鼎俎下註仙佑接做的字樣子學秦瓊虎彩筆平分夢下註仙才接做的字樣青錢共選詩遞斟婪尾酒下註仙佑接做的字樣同祝白頭期暖向春前入下註仙佑接做的字樣年從夜半移誰將德星聚下註仙才接做的字樣楊公曾舉點點頭答道夫人你看此詩如何論他們三個口氣不凡將來必是跨灶呢這仙佑以白頭對琴尾最工巧其餘都還平穩又正色道你們都要用心讀些經史子集學詩一事還早呢又向仙佑道開年就是大壯我也才八歲中的一中將首你怎同我夫人笑這功名一事要跨你的灶倒也難呢又拍着仙才的肩道你睡去罢明早元旦日期你要晉外公婆拜年去呢他三个才往後邊看妹子們搶紅去了夫人便問家婆道此刻不甚麼時候回說雖也叫過來而東方已將發白楊公便走出中堂一看只見寒氣逼人曉星已落惟聞那外邊遠近接年炮竹報响一雷便叫家人安排元旦接年的香案新年已過忽忽又是元宵街坊上龍燈熱鬧經過處游人如梭楊公帶着三子着巾常服各處游玩年紀還不上中旬誰知他是个退老相國楊一清挂印嗣同岳丈張尚書商的奏辭始蒙允准召推王守仁為止師調福建徐鳴皋副之一班劍俠從此出頭刻日拔隊起行自命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心宁又想著潘王宸濠博有余七兄妹二人陣勢十分猛烈如虎負

嶧的一般特未知邪術只能保衛一時豈可妄思九五乃奸王不識時宜招兵買馬籠絡四方豪傑又將各路要隘
伏得平平穩穩欲知王守仁此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至宸濠被誅余七兄妹被擒水劍俠封昌受降集大鵬借尸復仇皆大快

集

